
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桃花扇 选评

翁敏华 撰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桃花扇 选评

翁敏华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扇选评 / 翁敏华撰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6

(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)

ISBN 978-7-5325-8855-8

I. ①桃… II. ①翁… III. ①传奇剧(戏曲)—戏剧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J8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0949 号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桃花扇选评

翁敏华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20,000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855-8

I·3284 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。二十世纪,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、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与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》两套丛书各八十种,在当时曾影响深远。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。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,会深情地称之为“温馨的乳汁”;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,也得其熏陶。然而,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,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、接受习惯,因此二十一世纪初,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,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凝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：名家撰作、深入浅出、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；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，更是她新的关注点。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，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；反俗为雅，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，是其标格所在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，或将作者与作品（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）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，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，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内容并作诠释，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，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。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、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，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，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。

该套丛书问世以来，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。为了延伸其影响，本社于2011年特在其中选取十五种，

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,重新排版装帧,名之为“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”,以飨读者。出版之后,广受读者的好评,并于2015年被评为“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”。受此鼓舞,本社续从其中选取若干种予以改版推出,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,多种获得2016年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。希望改版后的这套书能继续为广大读者喜欢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7年6月

目 录

001 / 出版说明

001 / 导 言

015 / 一、先声夺人

026 / 二、听稗传歌

048 / 三、哄丁侦戏

064 / 四、访翠眠香

077 / 五、却奁明志

088 / 六、闹榭交友

095 / 七、左帅抚兵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101 / | 八、修札投辕 |
| 114 / | 九、被迫辞院 |
| 118 / | 十、哭主宣誓 |
| 122 / | 十一、迎驾设朝 |
| 137 / | 十二、拒媒明志 |
| 144 / | 十三、争位合战 |
| 149 / | 十四、孤吟独唱 |
| 154 / | 十五、守楼守志 |
| 166 / | 十六、入宫骂筵 |
| 174 / | 十七、选优排戏 |
| 182 / | 十八、逢舟题画 |
| 189 / | 十九、逮社归山 |
| 199 / | 二十、草檄截矶 |
| 206 / | 二十一、拜坛会狱 |
| 215 / | 二十二、泣血誓师 |
| 220 / | 二十三、逃难劫宝 |
| 236 / | 二十四、沉江捐躯 |
| 243 / | 二十五、栖真入道 |
| 261 / | 二十六、余韵袅袅 |

导 言

17 世纪末期,中国诞生了一部惊世剧作——《桃花扇》。剧本表现秦淮歌妓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相爱的故事。他们的悲欢离合,正与明清交替时期动荡的历史纠合在一起,与一般和平时期的恋爱故事有很大的不同。全剧四十四出。其剧情梗概是:明末,复社文士侯方域来到南京,经人介绍,与李香君一见钟情,得以“梳拢”(妓女首次接客伴宿)了香君。正在两人浓情蜜意之际,侯方域为政敌中伤,只得外出避难,留下李香君独自与他赠送的宫扇为伴。甲申三月,李自成攻下北京,崇祯皇帝自尽,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拥戴福王,在南京建立南明王朝。新朝刚刚设立,君臣们却已无心于政治,终日寻欢作乐,选美排戏,马、阮之流还要强取香君

当礼物赠给高官田仰。香君以死抗争，撞破额头，血溅诗扇。被强征进宫后，香君又乘机在宴会上大骂奸臣。国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蹉跎，终于一败涂地，短命的南明王朝无可挽回地覆亡。香君在逃难途中，与刚刚出狱的侯方域不期而遇。两人悲喜交并，不禁憧憬起今后的美好生活来，却被张道士一声喝破，斩断“花月情根”，双双入道去了。

作者孔尚任，字聘之，又字季重，号东塘，别署岸堂，自称云亭山人，山东曲阜人，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活动于世，是孔子的第64代孙。孔尚任以写作《桃花扇》闻名于世，与同时代写作《长生殿》的洪昇齐名，世称“南洪北孔”。

孔尚任生性敏慧，好学博闻。倪匡世在《诗最》中说“尚任幼颖慧……远近惊为神童”，“年十二，工诗赋，博典籍”。贾凫西称他“慧异凡儿”（《木皮散客传》）。尚任的父亲孔贞璠，崇祯六年（1633）举人，入清后不仕，是一位崇尚民族气节的文化人。孔尚任早年过的是隐居式的生活，在家乡北面的石门山里读书和研究学

问。在 35 岁之前,他一直是个在学的“诸生”,没有出来做官,却对“礼乐兵农”之学颇感兴趣,特别是在乐律方面下过多年的功夫,具有相当高的造诣。作为“圣裔”,他也以读书做官为追求目标,为此还卖田纳粟捐了个“监生”的科名,可一直没有更大的造化。他虽然厄于场屋,但家族和友朋中看好他的还是大有人在,他自己就说过“于众人之中,独以远大期许”(《与平甫兄》)的话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孔尚任 36 岁。这一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先此,衍圣公孔毓圻“束帛加币”地敦请他出山,请他修家谱和《阙里志》,并教授“邹鲁弟子”以礼乐。此后,“宗公族姓”就留他担任“襄祭事”,已俨然视他为礼乐大家。这年冬天,康熙皇帝南巡返京,特意去曲阜祭孔。这当然是康熙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人心的聪明之举,却也给孔尚任一个走出家乡、走上更广阔的历史舞台的机会。康熙帝明确指示“于孔氏子弟选取博学能讲书”者进讲经书,于是,尚任就以监生的身份,与他的一位堂弟,一同走近当朝天子,担任

御前讲经。他讲《大学》，堂弟讲《易经》中的《系辞》。他们还作为导游，陪同皇帝游览孔府孔庙。这一次的近距离接触，孔尚任给康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得到了皇帝的褒奖。这一切，都被尚任记在了《出山异数记》里了。文中他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一日之间，三问臣年，真不世之遭逢也。”康熙则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：“孔尚任等陈书讲说，克副朕怀，著不拘例议用。”（《国朝耆献类征》卷一四二）皇帝一行回京后，起用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的任命书就过来了。于是，37岁的孔尚任踌躇满志地进京而去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孔尚任被派遣河任。这年秋天，江南扬州、淮安一带发生水灾，康熙就派孔随工部右侍郎孙在丰，去疏浚那里的黄河入海口。这是孔尚任用世思想的首次实践。他是很想借此机会施展自己的经济之才、为下河这一带长年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认真治理一下水患的。可是，治河才刚刚开始，康熙帝“同心协力，务期有成”的勉励已成泡影，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起了争议，互相上疏攻击，孙在丰也被牵连在内，

河工就此停顿。次年十一月，孙在丰等最后被免职，而孔尚任却留在了扬州、泰州一带待命，没有马上回京。

孔尚任在扬州约三年，这三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意义非凡。此前，他只是个一心专读圣贤书、一心要做模范官的正统儒生，正是这三年的治河差使，使孔尚任脱胎换骨。他由一个原来多少有点脱离实际的、不甚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，一变而为用戏曲作史笔，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，创作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唯一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——《桃花扇》的剧作家。这是用戏曲形式写就的一部《史记》，用文艺形式写就的一部“过明论”。它总结的不光是南明王朝的失败，而且是汉族政权、封建统治的失败，更可说是儒学的失败。

可以说，扬州是《桃花扇》的真正孕育之地。孔尚任创作的最初冲动，来自于早年听族兄孔方训讲的南明遗事和李香君血溅诗扇故事，但如果没有扬州治河期间直接接触这一带的人民群众，没有与当时居住在扬州和附近地区的大量南明遗老交往，便不可能会有现在的这

部《桃花扇》。如果有,也只能是另一种样子,另一种“闭门造车”造出来的样子。来扬州前,尚任诗中也有不满,也有愤慨,但尚属京师冷官的一己之悲,“才拙何辞支奉薄,官闲仍与住山同”(《闺中同孙孝堪登楼望春》),“一从薄宦春如此,胜事何曾到冷毡?”(《棘院春兴和卞芝亭韵》)如此等等。在扬州,他亲见孙在丰等人治河时贪污公款,置办豪宅,又因分赃不匀彼此钩心斗角。尚任在给朋友的信上说,这些人“败坏已极”。治河工程在这些贪官手里自然是一拖再拖,灾区依然生灵涂炭。

《湖海集》六百多首诗,是孔尚任扬州三年见闻和思考的记录。“但见流亡庐,荒础无人扫。何处问游踪?枯骨引鸦噪!”(《元夕船舶渔村作》)“下河尚洪荒,儿女一舟载。呱呱索饭啼,举火那能再?”(《食秦邮董酥同陈鹤山颜遇五从子衍栻分韵》)等等,是尚任目睹的悲惨景象。“见官不跪官嗔怒,岂知乞儿腹正饥?”(《驿亭乞》)表现了他对乞食者骨气的钦佩。他看见一对相爱而受迫害的寡嫂小叔双双投水而死,同情不已,

写下“一男一女貌如花，香帕系颈肩相比”（《污水池》）的诗句，流露其民主思想的芽端与重情轻礼的取向。他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常在同僚宴会上疾呼抨击，揭露讽刺。他自称他的《湖海集》里满是“呻吟疾痛之声”（《与田纶霞抚军》）。

于是，他在扬州的日子便越来越难过了。公廨里住不下去，只好移居庵堂；断炊时，只得向朋友借粮。他也曾“卖马”，他也曾“典裘”；肺病发作没钱治疗，甚至一日一餐，连续两日不举火的事也不足为奇，所谓“以绝粮为常，以举火为异”（《答黄仙裳》）。他跟朋友说，自己已经“离唱《莲花落》不远”（《答黄交三》）了。

这一切，都没有动摇他的既定目标和信心，或者说，正因为对官场的失望，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志愿。冥冥之中有一个使命一直在召唤他、支持他。他利用业余时间结交入清不仕的遗民故臣，听他们缅怀往事，向他们采访南明遗迹。他的足迹遍及南京、泰州、真州、广陵、海陵、射阳、昭阳等地，拜访过的人物有许漱雪、黄仙裳、宗定九、石涛、杜浚等。诗人杜浚的《变雅堂集》因有

“触碍字句”被列为禁书，他给予尚任的，一定也是些颇有“触碍”的感受。而孔尚任最后也因为《桃花扇》的有所“触碍”被罢官回乡，这是后话。在南京，孔尚任去栖霞山白云庵，拜访了张瑶星道士，这个人物最终被写进《桃花扇》，并且是个总括全剧、指点出路、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与冒辟疆的交往，给予孔尚任的收获亦极大。冒是晚明复社四公子之一，明亡后屡召不出，隐居在如皋的水绘庵，待孔尚任到任时他已经快 80 岁了，他还特地赶了三百里地到兴化与尚任晤面，一谈竟是整整 30 天！冒氏与侯方域、李香君、杨龙友，还有柳敬亭、苏昆生两艺人都有过密切关系，尚任和他“连夕达曙”地晤谈，对他后来在《桃花扇》中成功地塑造这几个人物形象大有裨益。

就这样，孔尚任以扬州为中心，遍访江南江北的名胜古迹、遗老遗少，开阔了眼界，拓展了胸怀，加深了情感，磨砺了笔锋。他写《桃花扇》，是要让后人“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、败于何事、消于何年、歇于何地”，“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

救”。《桃花扇》中的几个儒生形象，不论是魏党派系的马士英、阮大铖之流，还是东林复社的侯方域之辈，都没能承担得起救国救民于危难之际的使命，党争的党争，乡愿的乡愿，更有在温柔乡不能自拔者。诚然，作者是有感情倾向的，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把孔尚任看作是在歌颂一方、谴责另一方。作者自然是狠狠地谴责了奸佞误国的马、阮之辈，可对于侯方域、陈定生、吴次尾等人也常常语含微讽。如果说剧作有所歌颂，那么歌颂的却主要是秦淮名妓李香君、社会底层艺人柳敬亭、苏昆生等，而不是儒生。剧作以李香君与侯方域比照，见识节操之高下、政治立场之强弱、爱国情绪之多少，观者自见；剧作以儒教的老赞礼起端，却以张道士指点迷津、男女主人公双双“入道”终结。这些情节，均有深意存焉！儒生的无能、儒教的失败，儒家的门户党派之争斗和伤害，竟由孔夫子的后裔孔尚任来指点、来总结、来表现，其一字一血、痛心疾首的况味，可以想见。

江南，正是明代基业“消歇”之地！

孔尚任最终也为自己孜孜以求的《桃花扇》“消歇”